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彥火

情傾香港的吳冠中

所有的權力、地位、名氣等光環都沒有了，這個時候藝術作品自身的價值才真正體現出來。

——吳冠中

「二零一零年四月，我父親患肺癌住院治療；六月，病情加重，在父親感到已是生命的最後階段時，他告訴我，家裡還有四幅住院前剛畫好的水墨畫，他再也拿不動筆了，這是他一生最後的絕筆之作了，他要捐給香港藝術館，囑我盡快送去香港。我於六月二十四日把畫送到香港藝術館。香港藝術館於六月二十五日傍晚五時三十分召開新聞發佈會。當晚十一時五十七分，我父親在北京醫院與世長辭。」

以上是吳冠中的公子吳可雨在《明報月刊》本年十二月號發表的題為《在藝術中永生》的一段話（下同）。

「父親去世後，當我慎重考慮仍珍藏在我手中的吳冠中作品的去向時，首先想到的就是父親生前與香港藝術館的深厚情誼，同時，也有我自己內心的感受。

我遵循父親生前的意願，以及我內心的感受，把吳冠中作品捐給香港藝術館，是必然而毫不動搖的決定。而且，在我心中，這不僅僅是捐贈，更是衷心的託付……我把弘揚吳冠中藝術，讓更多的人欣賞吳冠中藝術的重任，託付給了香港藝術館。」

吳冠中誕辰一百周年，重開的香港藝術館特開闢永久性的「吳冠中藝術廳」。

香港有一個當代藝術大師的專館，不啻是令人興奮的事。吳冠中雖然是一位名冠全球的大師，但是他始終如一地保持他本真的赤子之心。當不少所謂藝術家和文化人在爭逐名利和金錢時，他卻是少有的清醒者。

吳冠中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談到他捐畫給香港藝術館時表示：「我跟孩子們說，我的作品不是遺產，房子、錢可以留給你們，但作品要捐給國家。我希望我的作品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見，送給新加坡、上海，都是一樣的，都是促進世界人民的了解和互相溝通。」

香港是中國的「文化窗子」，所以吳冠中臨終前非要委派他的大公子吳可雨把他最後的五幅佳作捐贈給香港藝術館。

正如吳可雨在香港藝術館捐贈儀式上所說：「有四幅畫是今年初作，父親感到這次入院恐怕難以再踏出醫院了。他願意將最後的作品留給香港。香港藝術館館藏油畫《扎什倫布寺》是他一九六一年的作品，加上水墨畫《雙燕》，香港便擁有他最早、最好及最後的作品。香港的收藏更全面，更有力量了。」

（吳冠中誕辰百年紀念之一）

大地遊走 周齡齡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中游之二

「立夢波旅店」位於黑龍江省北部黑河市區，樓高兩層，客房12間，乾爽整齊，它是我在黑龍江中游黑河市三天兩夜住宿處，這次住宿經驗獨特而讓我難以忘懷，實在是不寫不快！

這次住宿獨特在於它的收費，我做夢也沒想過我會住進一家50元房租的旅店，讓我賓至如歸；這次住宿遇到的人和事，讓我深刻感受到我們中國人民的勤勞與善良，讓我更愛他們以致不能自拔……

事情是這樣的：話說飛機從漠河起飛，降落黑河市瑷琿機場，行李輸送帶只有我和一個高大男，原來同機乘客都是到哈爾濱的。高大男彬彬有禮為我取行李，然後我們坐機場小巴到市區去。小巴進了市區，看到長途巴士站，我快步下車，拿着行李東張西望找住處。

「妳還沒住的地方嗎？」和我同車的高大男站在我旁問：「對，還沒呢！」他指着路旁一家小旅館說：「這家不錯，我常來住的，妳試試吧。」

我轉身進了這家「立夢波旅店」，個子嬌小的老闆娘熱情相迎，把我帶到一間沒窗戶的小黑房，我說：「抱歉，房間太暗了。」老闆娘立即把我帶到一間窗戶面對着一堵牆壁的小房間，我說：「請問有陽光的房間嗎？」老闆娘於是又把我帶到一個內有獨立洗手間，陽光普照的小房間，「這個房間對妳要求了，住房費50元。」原來入住這家旅館的都是附近縣城到俄境做買賣的小商販，不同檔次房間的選擇，可為每個不同消費預算的人免受餐風露宿之苦。為了讓旅客無後顧之憂，老闆娘更讓老主顧們有月底結賬服務，令我對她頓生敬意。

好了，辦入住手續了，「妳這是什麼證件啊？」老闆娘看着我的回鄉證呆住了。「我是香港來的，這是我們的通行證。」「香港來的？大家快來看，香港同胞啊！」一瞬間，只有五平方公尺的前台擠了六、七個魁梧東北大漢，「哎呀，我從沒見過香港同胞，還是個女的呢！」「鼻子高高的，眼珠是棕色的！」「我們都是中國人，都是一家人，歡迎妳來黑河玩，多留幾天吧！」他們的熱情讓我受寵若驚，而讓我更受驚的是：他們全都光着膀子……老闆娘看到我要奪門而逃了，連忙說：「我們東北男人習慣進屋就不穿上衣，妳別害怕；我每天日與晚都留守旅館的，妳放心好了！」就這樣，老闆娘的善解人意和熱誠，讓我住進這50元一晚的小旅館。

我出外觀光後傍晚回來了，整個旅館瀰漫着水煮魚的濃香，原來是老闆、老闆娘和一位朋友在前台圍爐共嚐水煮魚，還有冰凍啤酒。經過他們身邊，老闆竟窩心地問我剛才觀光情況，更關心我明天行程，言語間，他們竟異口同聲說：「妳坐下和我們一起吃魚喝酒吧！」盛情難卻（其實是正中我下懷啊），我坐下痛快地吃，盡興地喝，我們四人閒話家常，談笑風生，樂也融融！

黑河旅程轉眼即逝，但那樣子標致，喜眉笑眼、勤快友善的老闆娘，那型仔而溫暖我心的老闆，那七、八個光着膀子，擠坐前台熱烈歡迎我的東北漢，他們都成了我們中國百姓的象徵和化身，讓我繼續更愛更愛他們……

水過留痕 少爺兵

不要濫用包容

TVB五十二周年台慶節目，在香港社會暴亂不斷的氛圍籠罩下，台前幕後「被迫」以錄影代替數十年來的現場直播，但TVB當日依舊於一號錄影廠「燈火通明」，只是廠內未見人影，被「冷清」了！然而仍有不少觀眾指電視台是陪着他們成長，演藝人於黑暗中帶着光亮，在「非常時期」呈現點點歡樂予大眾，還是值得支持。

今年TVB台慶的主軸口號是珍惜香港，發放娛樂，分享快樂，節目主持人強調演藝人無論面對多少風雨，都要以專業的態度去工作，電視台更要有傳媒的「社會責任」，講道德、講文明、報道真相，亦籲尋回香港人的初心，包括了包容、尊重、愛和珍惜……這些說話，觀眾視為是向全香港人「喊話」，盼香港社會回復昔日和平有序生活；以前，看電視台的台慶覺得是情懷，今日看，卻是感慨良多呀！

觀眾對台慶節目的製作水準仍有很多不同的批評，例如指節目已是預錄，唱歌的環節裡就不應有「咪嘴」情況，王君馨的火辣鋼管舞，她沒有上鋼管，是四位男藝人表演鋼管舞，反之王君馨似舞蹈員「伴舞」等等「言過其實」的安排，給人「誠意不足」的感覺，儘管有觀眾表示此刻的社會氛圍大家是「明白的」，不過電視台的製作人還是需要「檢討」的，不要「濫」用觀眾對他們的「包容」。

無可否認，電視台的電視劇也好，綜藝節目製作也好，評價都是有好有壞，觀眾個人的觀點理念佔着大部分「因素」，尤其是面對「別有用心」的人士，以「毒舌」作評語的，演藝圈中人感無奈又無語之餘，也同時告誡自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

爽姐私語 林爽兒

難忘的頒獎禮

今年是金雞百花獎第32屆，一向都比較留意這個頒獎典禮，那是因為1981年舉行第一屆金雞百花獎頒獎典禮，那一年使我有一個記憶猶新又非常深刻的頒獎禮！

當年的一本電影雜誌《香港影》組織了一個出席金雞百花獎的參觀訪問團，一團30多人出席這項盛大的典禮，這對大家來說都是一件非常興奮的事情。

這個行程的經歷既興奮又開心，非常之難忘驚險刺激。

為什麼應用驚險刺激呢？先由出發說起，我們先由香港坐船往廣州，再由廣州乘火車往杭州，當天是貴人出門，遇上了三號強風信號，我們一團人雖然有部分是叔叔阿姨了，但卻仍然很勇，無懼風雨。不過航行卻因為風浪而減慢了速度，本來預計好的時間拖延了，到廣州還要坐旅遊巴前往火車站，路上堵車，急得大家一頭汗。

趕呀趕，終於趕到火車站，團長衝去跟守閘員告知他我們趕到了，同時因為家父行動不便，根本無法跟他們一起跑，團中一位編劇古大哥二話不說背起家父，說他是病號，請照顧一下，工作人員十分體諒，即放行並通知火車上的工作人員給我們一點時間，讓一團人推着行李衝上火車。

大家上了火車，都幾乎喘不過氣來，辛苦到不得了，但仍然記得多謝火車站和火車上的所有工作人員，如此照顧我們這一團訪京團，且特別照顧家父這位病號，更感謝揹着家父衝上火車的古兄弟。

■1981年我們有幸出席第一屆金雞百花獎頒獎典禮。 作者提供

百家廊 鍾倩

殘雪的縫紉機與帕慕克的梳妝台

一個人閱讀和寫作到了一定程度，極易否定自己或質疑周圍，繼而產生一堆新的困惑。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邂逅了作家殘雪。

記得那年盛夏，天氣酷熱難耐，我的寫作陷入低迷，一度對生活產生悲望的態度。無意間搜到《靈魂的城堡》，一本解讀卡夫卡作品的評論集，翻了翻就放下了，但讓我記住了作者殘雪這個名字。後來，看了她的小說，又重新讀了《靈魂的城堡》，她對精神層面的深度探索，令我頗有共鳴。殘雪——拒絕融化、獨立不羈，從她的筆名中，我隱約感覺到她文學世界的精神強度。果不其然，對她了解愈多，我愈發地體會到這點。

殘雪是一個遠離熱鬧、堅守立場的作家，她的創作得益於她三歲起就喜歡的「表演」。頗有意思的是，這種表演既不是舞台上的展示，也不是自我的張揚，而是依靠想像在腦海裡進行的表演，比如，冒險的故事，好玩的事情等。赤腳醫生，街道工廠工人，代課教師，個體裁縫，獨立作家，殘雪從事過不同的職業，有誰能想到，她最初的寫作是在縫紉機上。那是一九八二年，三十歲的她照着書本學習裁縫和縫紉，為了賺更多的錢養家餬口。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她和丈夫成功了，開了一家縫紉店承接服裝，並僱傭了三個幫手，生意不斷做大。就在那一年，她在布頭堆砌的縫紉機上開啟寫作生涯。沒有大塊時間，她見縫插針地寫，自我陶醉地寫，聚精會神地寫，寫上一會兒，她去看看四歲的兒子，招呼下顧客。就是這樣，她完成了處女作《黃泥街》，她把自己的創作稱為「人性在艱難條件下的突圍讚歌」。五年後，她已經養成習慣，每天創作一小時。由於患有嚴重的風濕病，她還有跑步的習慣，跑步與寫作，至今依然延續着。

一個人的寫作離不開童年，作家的童年似乎是個神秘而古怪的世界。殘雪與我的父親屬於同一代人，他們共有的時代記憶，我永遠都無法體會，但是，她對死亡的初體驗令我感同身受。父親的心臟病，弟弟的腰椎痛、大弟弟的意外溺水身亡，兒子的過敏體質，以及父親被勞教和批鬥等，這些使殘雪過早地經歷「黑暗之夜」，過早地懂得吃苦，肩挑水桶、山上找食，養成了苦行僧的傾向；而她的害羞、內向，又使她不善與集體打成一片，顯得有些孤立。於是，她便沉溺在表演的精神世界中，以想像力為翅膀，或唯夢或可怖的夢境，或親身經歷的好的故事，或自由自在的思想漫遊，最終構成了她創作的精神城堡，她始終在心的黑暗的王國裡匍匐或探索。

這一點，我何嘗沒有過相似體驗呢？兒時的我，住在筒子樓裡，每到寒暑假，很多小夥伴回老家了，沒有人和我玩兒，很無聊，我又沒有睡午覺的習慣，午後這段時間特別難熬。我就從家裡搬着凳子、黑板到走廊裡，找個地方掛上黑板，自己又當老師寫板書，又當學生回答問題，一人分飾兩個角色，粉筆字寫了擦、擦了寫，有一次我把地上全都寫滿了板書，有個樓上的老師下樓遇見，直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寫得快趕上老師了！」我心裡美滋滋的，又些許緊張，不願讓大人闖入我的世界，或者說我的表演只屬於我自己。多年後，當我叩開文學的大門，並沒有意識到，當年的表演不止是一場遊戲，而是自我的探索。

回來說殘雪，她的寫作始於縫紉機上的創作，始於某種內心已經成形的表達，也可以說是童年時期的自我表演。如她所說：「文學的創造過程就是一場趨光運動，我不過是延續了幼兒時期的本能。」她最擅長的是轉化，小說人物或故事從世俗生活中取材，然後加工成「透明之物」，她的縫紉機瞬間變成「真空加工車間」，用空氣紡織出透明的布，用真空製出透明的衣服。這件「衣服」就是精神的產物，一個純粹的詩意王國。

由殘雪兒時喜歡表演，我不禁聯想到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小時候他喜歡在母親的梳妝台上照鏡子。在伊斯坦布爾，帕慕克家族是名門貴族，當年，他的父親和哥哥建了一座五層的帕慕克公寓，其豪華程度令人瞠目，每層樓裡都有一架鋼琴，每間公寓裡都有上了鎖的玻璃櫃子，放着很多名貴的瓷器、銀器、茶杯等。

童年的帕慕克，喜歡玩一種遊戲，「百無聊賴的時候，我會把瓶瓶罐罐和各類刷子推到梳妝台中央，還有我從未見母親打開過的上鎖花飾銀匣，接着我把頭向前傾，以便看見自己的頭出現在三聯鏡的中央鏡板上，我把鏡子的兩翼往裡或往外推，直到兩邊的鏡子映照彼此，於是我看見幾千個奧爾罕在深邃、冰冷、玻璃色的無垠當中閃閃發光。」帕慕克讓梳妝台兩側的鏡子互相映照，呈現出無限個自我的鏡像，他沉醉在自己的倒影中，時而不住變換姿勢，時而還扮個鬼臉，鼓臉頰、揚眉毛、吐舌頭，呈現出另一個奧爾罕。

祖母房間裡也有一張梳妝台，但是他不敢碰。「我很想打開鏡板，迷失在倒影中，但這鏡子我不准碰。大半天都待在床上未曾起身的祖母這麼擺桌子，讓她能沿着長廊一路看過去，經過廚房通道、玄關，通過客廳，一直到眺望大街的窗戶，監督家中發生的一切——進進出出的人、角落的對話、遠處鬥嘴的兒孫——卻用不着下床。因為屋裡總是很暗，鏡子裡某些特定活動經常暗得看不見。」多年後，他把這段經歷寫進回憶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並道出其中緣由，「或許我玩這遊戲是在為自己最害怕的事做準備：雖不清楚母親在電話裡講些什麼，也不知道父親人在何處或何時回來，我卻很肯定總有一天母親也會永遠消失。」這個鏡中遊戲，飽含多種精神意蘊，映照的不止是另一個奧爾罕，還有奧斯曼帝國的昔日輝煌、土耳其人的集體憂傷、家族由繁華走向衰落的精神焦慮、父母吵架帶來的恐懼等等。

殘雪曾說過，一個人生活中或閱讀中出現的鏡子愈多，這個人具有的自我意識就愈高。這個觀點對我很是受用。某種意義上說，帕慕克與文學的結緣，就源自梳妝台，梳妝台兩側的鏡子，成為他自我意識的覺醒。曾經他想當一名畫家，在小說《我的名字叫紅》中也有體現，但是後來他成為了一位獨立作家，一個享用自我想像力果實的人，這些在繪畫方面是所不及的。接受採訪時他說過：「當我從想當畫家變成立志成為作家後，我成了一個幸運的男孩——寫作的感覺就好像，我是一個手裡拿着玩具的孩子，我和自己的玩具玩得太開心，根本忘記了時間。」

我想，無論是記錄土耳其人的「呼愁」，還是尋找更好的自我，對帕慕克來說，梳妝台都是他創作的起跑線，亦是他通向世界的蹺蹺板，但是，母親房間裡的梳妝台兩側鏡子映照出的奧爾罕，才是最真實的，離我們最近的。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孩子的紛爭

香港人很早喜歡讓孩子去Playgroup，其中一個原因除了是媽媽們可以認識一下，交流資訊，也想孩子見見其他同齡的小朋友，但其實大家花在教育孩子社交相處上的時間，真的不太多。

我們幼稚園有一個很厲害的老師，夫婦一向覺得她觀察力和分析力很強，不止是一般愛心教師。大兒子畢業前，這位老師說孩子在學術方面不錯，但要留意社交，他喜歡模仿其他同學，作為自己與他人的相處之道，但這樣的方法可能會令他複製不好的行為，所以一定要好好引導他。

她的分析是我們沒有聽過的。我們從小也讓他跟不同年紀的孩子玩，對年長的小孩子，他喜歡跟着他們；對年幼的，他也會照顧，我們覺得沒有太大問題。但上小學後，的確沾染多了頑皮的東西。有時是亂說傷人小器的話，有時是貪玩與其他人拳腳往來，我們才回想老師這番說話。小學多了不同背景的同學，「小學雞」的東西更加浮現了。我們幼稚園讀全日班，每級只有一班，如像家人，「一家團圓」一起吃飯午睡就三年了；小學突然多了四倍的人，他就不分好壞全都吸收了。

近來我們發現他喜歡絆倒同學，不算太嚴重，但開始有朋友不再跟他玩。我們着他要道歉，但道歉後，他說朋友要五十年才原諒他（這下我們差點笑噴了），他說：「沒辦法，我要等五十年了，那時候我也做了爸爸了，我再找他吧。」我們忍着笑，問他要不要做點什麼縮短這個時間，於是大家一起商量，決定讓兒子帶一盒飲品回去請同學飲，結果同學便原諒他了。孩子回來報喜，我們也不忘提醒他不要再絆倒人家，否則人家又再生氣五十年了。

希望這次會讓他更明白其他人的感受。

鵬情萬里 趙鵬飛

俄行記之「大」城市莫斯科

莫斯科是一座貨真價實的「大」城市，想必每一個初到此地的人，第一聲感嘆都由此而發。此次俄羅斯之行，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目之所及，無一不是既巨又大，既大又寬。先說道路，雙向十車道的市區道路比比皆是。遇到路中間有綠化帶的幹道，白樺樹稀疏錯落，已是初冬時節，樹葉落盡，愈發顯得樹皮白皙。分佈在樹幹上的節疤，一隻一隻大小各異，像眼睛一樣直直地盯着你看。

道路資源闊綽至此，莫斯科卻一直深陷全球堵車之最之城的窘境。一路上聽到不少司機抱怨，交通規則過於嚴苛，行錯一個路口，重新繞回來通常都需要十五分鐘以上。再加上市中心的街區規劃之初，都沒有設置地下停車場，路面停車又佔據了不少交通資源。因為結伴而行的旅友畏寒，步行兩公里就可以達到目的地的一段路，我們乘車過去足足耗時三十分鐘。此外，稍微大一點的十字路口，紅燈七十秒，綠燈只有十六秒。腿腳稍稍不利索，還沒走到對面，已是紅燈高懸。比起車輛，行人還算是享有小小特權，若人行道上的斑馬線是白色和奶油色相間，就可以直接通過，車子需要禮讓行人。

房屋巨大是莫斯科的另外一個突出的特點。道路兩旁的每一棟建築物都不高，頂多五六層，但都有幾十米寬。每一棟房子就是一個巨大的長方形的盒子，外形規整乾淨。初看起來覺得寬大威嚴，很是氣派，看多了，就覺得呆板嚴肅，讓人有敬而遠之之感。北京的許多部委大樓就是仿蘇式樣，政府機構如此尚可理解，居民樓亦是如此，就顯得莊嚴有餘溫馨不足。莫斯科國立大學的主樓，就高大威嚴得如同一座殿堂，走近看，撲面而來的壓迫感讓人心裡絲毫不敢鬆懈。好在四周皆是大面積的樹林環繞，才讓人覺得這是一處適合讀書的好去處。

莫斯科的人自然是另外一個大。男人的身材普遍高大，目深鼻挺，膚色白淨，多絡腮鬍，多棕褐色頭髮。年輕人個個身材修長，頭髮茂盛，過了中年就有點慘不忍睹，髮際線多半退後，身材肥碩，尤其腰上堆積的脂肪，兩三個人一起站在電梯裡，就把我擠得尬無所避。俄羅斯的年輕女子，果真都長得很好看，身材高挑，膚色潤白，彎彎一縷金髮垂在額前，很動人。可惜中年之後，都難逃發福之禍。吃過一頓地道俄餐，一切都有了答案：高糖量多澱粉。餐前冷盤是一碟蔬菜沙拉，兩塊麵包，飯後的甜點膩到喜清淡的我生無可戀，主食是肉團配土豆泥，紅菜湯裡因為有西紅柿和牛肉倒還爽口，吃過兩餐之後，就再也不想挑戰自己的胃口了。

浮光掠影的一番遊覽，腦子裡會不由自主地生發出莫斯科像極了北京之感，或者說北京在很多地方像極了莫斯科。僅就北京天安門廣場和莫斯科紅場相較，就極為相似。只有天安門廣場五分之一大小的紅場，被譽為俄羅斯的心臟，其西邊矗立克里姆林宮和列寧墓。克里姆林宮是歷代沙皇的宮殿，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群之一，現在是俄羅斯總統的辦公駐地。進去參觀的時候，會說英語不會中文的講解員指着一棟橙色的樓說，如果運氣足夠好，說不定會遇到普京總統出來跟大家打招呼。顯然，我們的運氣不夠好，只能遠遠地看了看總統專機起降的停機坪。

紅場東邊巍峨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華美壯麗堪稱無與倫比，由高低錯落有致的八座塔樓組成，每座塔樓上都有一個色彩斑斕的洋葱頭式穹頂，這也是整座教堂最為吸睛之筆。遊客至此，手中鏡頭片刻都不捨得離開。北邊的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是一座尖頂子的城堡，標準的俄式建築，高高的兩座塔樓對稱而立，朱紅色的外牆明媚顯赫，宛若聖誕賀卡封面上的童話古堡。